

风物咏

# 姥姥的菜地

林红宾

乡间有一首童谣：“扯锯，割锯，割倒姥姥大槐树，槐树倒了，木匠跑了，姥姥不给饭吃，抓个鹌鹑摔个蛋吃。”每当我听到这首童谣，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物象就活了起来，而且愈来愈清晰。

小时候，我常住姥姥家，那里是山区，村子坐落在望海岭下。山上尽是赤松林和柞树林，密密匝匝，山林涵养了雨水，谷底的溪水从不干涸，终年流淌。姥爷过世较早，姥姥和大舅住在一起，三舅则另立门户单独过。二舅和四舅都在外面工作，时常往家里寄钱，姥姥家境还算富裕。那时姥姥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按说劳累了大半辈子，应该享福了，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时常颠着一双粽子般的小脚到西岭浇菜，我就像个小尾巴跟着她，帮她提着水瓢拿着水瓢。

在村西老莹盘的西侧是一条小河，淙淙的河水从望海岭下蜿蜒而来。河水较浅，人们在河床上安放几块石头，以便踏石过河。我唯恐姥姥在石头上站立不稳，急忙上前搀扶她。小河里有好多小鱼小虾，它们见我赤脚蹬河，便凑过来，亲吻我的脚趾，弄的我怪痒痒的。我真想停下来捉鱼摸虾，痛快玩耍，掉头一看，姥姥已经离开河岸，只好放弃。大凡村民的菜园都临近河边，这样浇水方便。但是这条小河两岸土质肥沃，全是粮田，非常适合小

麦玉米轮作，所以从小河上游到下游，河边看不到一块菜园。

那时，每家每户都有一小块自留地，根据人口均分，多则一亩，少则几分。姥姥家的自留地在西岭上，过了小河，沿着斗折蛇行的小道，行至山岭半腰，就到姥姥家的小菜地了。小菜地是梯田中的一块，宽七八步，南北却很长，估计有三分多地。菜地边有个泉眼，泉水挺旺，大舅就势挖了个不足一铺炕大的小水湾，蓄水能齐到大腿。泉水清澈见底，水里有几只小蛤蟆，背上长着一些小疙瘩，黑不溜秋的，肚皮上涂着杂乱无章的红花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人们称之“花布兜”。根据其“歪勾歪勾”的叫声，人们又叫它“歪公子”“汪汪勾”。我和姥姥还未到近前，就听见它们在尽情地叫唤，待来到湾边，它们就不吱声了，一个个浮在水面，后腿撇开，昂起头，瞪着一双小眼睛，直勾勾地望着我和姥姥。我想捉一只玩玩，姥姥制止道：“它们好赖也是一条生命，是益虫。只要湾里有它们，就说明水里没有毒，尽管放心喝。它们饿了，还会到菜地里捉虫子吃，你千万不要伤害它们。”

以往姥姥浇菜，总是踽踽独行，到了菜地，用水瓢从小水湾舀水，等水瓢舀满，再提到菜畦倒下，如此这般，反反复复，直到全部浇完。我来了，就不用姥姥忙碌

了。我在菜地中间筑起一条小水渠，然后站在小水湾里，双手拿着水管灌满水，频频地倒进小水渠，让水直接流入菜畦。不大一会儿，菜地就浇完了，小湾里的水也所剩无几了。菜地里的蔬菜抓住时机放量畅饮，迅速膨胀，纵观小菜地，焕然一新，葳蕤生光，真是秀色可餐！姥姥慈祥地望着我，愉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小菜地的外边有一棵大榆树，靠近树梢的树杈间恰好有一窝喜鹊。两只花喜鹊对姥姥很熟悉，毫不胆怯地飞下树来，站在菜畦上，歪头灰脑地朝姥姥叫唤，似乎在热情寒暄。我想拿石头打它们，姥姥见状责备道：“它们没惹你，你为什么要打它们？它们是益鸟，也会帮咱们捉害虫。”听姥姥这么说，我只好作罢。

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，一晃眼六十多个年头过去了，姥姥早已作古，四个舅舅也相继过世。有一次，我去看望表哥，闲暇无事，便到村外徜徉。村边的老莹盘早已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房舍。望海岭以及周边山上，赤松林几乎看不到了，村西的小河两边全都变成了果园，小河也干涸断流。我特地来到当年姥姥的小菜地，那棵大榆树不见了，那个小水湾也杳无痕迹。我站在姥姥的小菜地上环视了一番，觉得毫无兴致，便怅然而返……

# 怀念一棵树

李镇

有一棵树一直顽强地生长在我的记忆里。

它古老、苍劲、挺拔；它有华盖如伞的树冠，旁逸斜出的枝条，繁茂葱郁的叶子。每到春天，初绽新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晕。偶尔，一阵轻风拂来，树影婆娑，摇曳着年轻的青翠，任阴云、霏雨、尘埃也遮不住它蓬勃向上的勇气和盎然的生机。

那棵树就长在外婆的家门前。相传三百年前，一位云游至此的咸阳道士，感念百姓对他照顾，亲手种植。人们不知道这棵似柳非柳、似槐非槐、似杉非杉的树到底是什么种属，索性以“老树”称呼它。

老树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村里人在老树四周安放了一圈石凳。夏秋两季，白天阳光明媚，妇女们在树下飞针走线，孩子们追逐打闹。夜晚星光灿烂，村里的男女老少走出家门涌向老树，坐在包浆的石凳上，谈天说地，说古论今，其乐融融。

记得儿时，长年住在外婆家。我总拽着外婆的衣襟，到老树下听故事。牛郎织女、柳毅传书、嫦娥奔月、钟馗捉鬼……如身旁潺潺流淌的河水，总是不重复，总也听不完。我听着听着就躺在外婆的怀里睡熟了。

老树是村里的“议政处”。村里的大喇叭挂在树杈上。每天清晨，许多人端着饭碗来到树下，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广播里的国家大事和当地新闻。有

时候，村干部们开会也在那里，村里的许多大事都是在那儿定下的。那年村里实行分田到户，阍儿就是在老树下抓的。

老树还是大伙儿心目中的“神树”。老树不招虫、不落鸟、没蚊蝇。据说，村里人若有个小灾小难，或者解不开的愁事，总会到树边点上香烛诉说一番，往往会豁然开朗。还有的人平日里患个头痛脑热、肩腰腿疼的小毛病，也会捧一只小碗带把小刀轻刮点树皮沫沫回家煮水喝。村里人感念老树的好，在枝杈上挂上一道道红色布条。

还记得有一年春天，老树迎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。他拄着拐杖，在儿孙们的搀扶簇拥下来到老树跟前。老人双手颤抖摩挲着老树，嘴唇哆嗦，双目噙泪。他告诉孩子们，当年他就是在老树下骑大马，戴红花，走出山村，踏上了革命道路。

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村里开进了一辆小轿车。车子停在老树下，下来几个人，他们围着老树兜兜转转，指指点点。人们发现老村长双手剪背，拿着烟管，跟在他们后面，一脸的不高兴。

不一会儿，那些人跳上车绝尘而去。老村长一屁股坐在石凳上，一袋接着一袋抽旱烟。大伙儿围拢过来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许久，老村长才开了口。他喃喃地说，刚才那帮人专门为老树而来。他们搞了个旅游开发区，相中了这棵老树，要把它搬个家。

大伙儿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异口同声

地说，不能搬，老树是我们的命根子。

老村长依旧一个劲儿地抽烟，叹气，不作声。末了，大伙儿央求他去找找，通融一下。

老村长点头答应了。隔了几天，上面来人了，把全村人召集在老树下开大会，并当场拍板：“明天就搬树。”

大伙儿闻听，神情沮丧。散会后，人们或立、或坐、或蹲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那天晚上，老树下破例很清静。老树在漆黑的夜里孤零零地站着。

第二天，轰隆隆的机械声碾碎了山村的宁静。一群人开着铲车吊车，拿着铁锹镐头，浩浩荡荡来到老树身旁。村里的老少爷们远远地看着老树被割断枝条，砍去根须，五花大绑吊上了拖车。

人们跟在车后亦步亦趋，送出村口，送上公路，一直目送老树在视线中消失。

老树客走他乡，村里许多人放心不下，套上马车去看望它。回来的人摇着头说，老树低头垂目，苍老了许多。

半年后，老树死了。人们猜测，老树是故土难离，思恋故乡。

一场秋雨过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在老树原来生长的地方，一棵新苗晃动着脑袋。

老树远去，思念还在。时至今日，老树常常走进我的梦里。我清楚地看见它在光阴深处伸直腰身，昂首挺胸，向阳而生。

诗歌港

## 母亲的栀子花(外一首)

王谔

磨砂相框安然慵懒  
在斑驳的阳光里  
母亲与栀子花，悠悠泛黄

隐秘的村落  
收藏着数十载的烟火日常  
水汽缭绕，难忘那双  
淡然的眼眸  
浅浅蒙尘的痕迹被轻风拂去  
母亲编织着  
栀子花绽放的无数个春秋

候鸟南北迁徙的梦想  
常在母亲的心头翻滚  
床头模糊的肖像  
栀子花，摇曳如昔  
恰如北去的春燕离开许久  
那条回家的路，清晰依旧

## 理解父亲

乡野在四季的调色板中生动  
虔诚的麦穗，俯身诠释天地共生  
桥畔孤独的小溪  
蜿蜒曲折，诉说着六年的故梦

回家。村头那盏瞌睡的灯  
替一双期盼的眼神眺望  
破旧墙壁上蒙尘的涂鸦  
小孩与马驹，回到蓝色的渡口

村落身后飞快离去  
床头的玩偶泛起毛边  
他把父亲，锁在日记本里  
默默流泪的文字散落一地

那个萧瑟的午后  
消毒水的气息弥漫  
他释怀，曾经的自己  
给予曾经消瘦的身影  
关于拥抱的温暖定义

二十年  
失在角落的小孩与马驹  
重新上色，温暖回升

## 谁给大海镶花边

奋飞

蜿蜒曲折连绵的海岸线  
谁给蔚蓝大海镶上花边  
时间瞬息万变  
谁眼疾手快捕捉霎时间

岸边心灵手巧的女子  
她们娴熟织网飞针走线  
渔汛汛期撒网捕捞  
他们满载鱼虾远航  
兴致勃勃的男女老少  
挥钩赶海忙碌在海滩

大海满腔激情鼓荡昂扬  
澎湃激情绽放朵朵浪花  
一束一束奉献给大陆  
热情似火反复涌向岸  
花瓣散落装扮大海  
镶嵌成美丽的花边